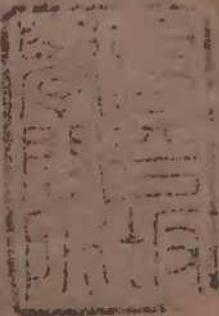


平家文集

十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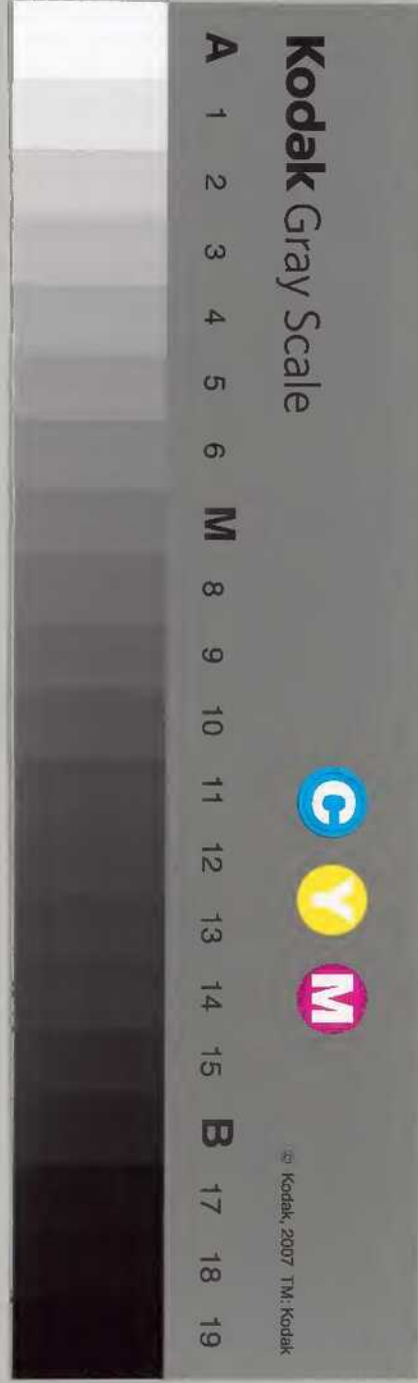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二七七號	七四函	一二架	六冊
------	--------	-----	-----	----

別-58-8

漢書門類	一〇二七七號	七四函	一二架	六冊
------	--------	-----	-----	----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7	
冊數		12 (5)	
函號	圖	3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個所があります。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不鮮明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平齋文集

卷第十

平齋文集卷第十

序

楚伴榮登義約序

淺草文庫

禮賓周制續食漢法士未嘗爲春糧之謀科舉設而待士之意衰薦名春官至有貧不能行者亦有婁上而索其家者遠方皆病之番江去武林餘千里歲當大比相與裒金俟同盟薦送之多寡均以給費嗟乎床頭金盡壯士失色囊無一錢羞隘萬態彼蓋未知道者吾儒讀書萬卷可敵倚頓之富何至預以行橐不充爲憂是舉以義爲勸亦唯相期於功名之會而已然義利相去不能以寸云

舍有舜跖之分平時燈窓議論務以道義相磨礱
至利害迫之小則賣友大則賣國視所學爲芻狗
者多矣諸君聯翩青雲致身富貴其母忘齏鹽時
後車十乘從者數百其母忘聚糧時一貴一賤升
沉不齊其母忘同盟時能守是約斯可謂義皆曰
能遂輟萬錢爲之倡嘉定三年正月望日錢塘洪
某序

送何龔父序

夏至後三日龔父歸閔訪予以別飲之酒且告之
曰君子之學進於靜爲難靜者誠之復性之貞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學聖人者必以靜

養夫中正仁義之所自出蓋人生本靜物交物引
之則靜者動動而無以制之愛惡情僞互相感觸
則橫流而忘返靜所以制夫動也而靜之功非可
以驟進朝省夕察日磨月鍊用力於惟危之地如
馭驛馬如防潰隄如治百萬之師使志足以帥氣
而氣不爲非義餒在我者立在物者靡慾心平而
躁心釋靜之功進矣靜進則內體純固而清明廣
大生焉清明則天地萬物之理皆會於吾誠廣大
則方寸之運天地萬物皆爲吾用而道在是矣易
六十四卦乾坤之外其本體以道言者惟復與艮
復之動隱於至靜之中故曰反復其道艮之趨立

於羣動之表故曰其道光明道未有不靜也參之魯艮顏子之如愚復聖門之正傳以此龔父資簡茂近於靜其入道爲易澄心以觀我平心以觀物一敬主內萬想不搖山光凝而白雲度野水空而庭草碧悠然意得表裏俱融所到詎可尋尺計哉予方習矣弗察乃以告吾子它山之石可以爲錯朋友講切之義也龔父勉之異日將於是乎觀所進

於潛洪氏譜系圖序

洪姓有兩出一避唐孝敬帝及本朝宣祖諱易弘爲洪一伏羲神農間共工以水德伯九州其子勾龍爲后土後裔封於共爲共氏漢末避仇益水爲洪吾宗共伯之胄也聚族天目下以東洪名其村無慮六七十家耆舊相傳始祖自四明挈家奉母來今西莊下擔墓猶亡恙每歲除家祀所謂渡江祖席地用古禮而所徙歲月漫不可考然自始祖至于今不翅十五六世一世三十年當是唐中葉徙居於潛谷口矣洪望嚮煌煌郡其散見於纂記多占籍東南吳廬江太守矩宣城人唐集賢學士孝昌舒城人翰林學士侃仕南漢參知政事昌果仕南唐昇元宗譜一侍御三尚書則鄱陽三洪之遠祖也得姓以來鄱陽爲鼎盛而在潛之洪四五

百年間種德執善源深流長曾未有顯者豈閭閻
僊之風以肥遯爲高歟抑名山大川英淑之氣有
待而發蓄雲閉霆然後大沛厥施歟紹興己酉裔
孫珏首考世系派別爲圖藏于家其後斌又采之
爲祖宗諱第圖訖于己卯去今六十八年支葉益
蕃不可無紀余自郎曹罷歸地偏日永因彙粹而
續之九力田以肥家從戎以世宦讀書爲文以名
場屋皆倉監公長子仁朗之傳吾所祖也故詳仁
蘊之後數傳而遂微故老不存舊聞攷失未免間
闕文以俟質訪夫能言其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
籍談取誚肖貌于兩間者不可不知世繫之所自
出知所自出則知根幹華葉同此一氣自葉流根
不容間斷春秋烝嘗以序昭穆而謹終追遠之意
存歲時會聚以親族黨而垂爭陵犯之風息朝夕
講磨修飭求爲善人君子之歸而無忝於爾祖此
圖蓋亦風教之助云寶慶丙戌六月庚寅十五世
孫某序

豫章外集詩注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詠不于人物
之盛而于其生我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
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熙豐元紹間其生也類在
神文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

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公得清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王挾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游放爲篇章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坡翁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其集嘗擬莊子分內外篇外集如韓淮陰驅市人背水而戰暗與兵法合內集如諸葛武侯八陣奇正相生鬼神莫窺其奧彙分之意嚴矣君子之學日進而日新日新而日化進則人新則道化則天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以是也文與詩亦然論詩者不泝其始無以知其進而新不極其終無以知其新而化內集斷自入館以後極其終矣

外集起初年溪上吟泝其始也眉山任處士騷天成擺落科舉之累真積於學書無不覽愛公詩若嗜欲然以內集有任子淵注因注外集十二卷攷年譜以推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字必探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嘗經公手刪而疑其多愛然使學者盡見前輩少壯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子逢博習有家法方注詩時兩髦耽耽檢書捧研領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卿守蜀白首矣懼父書無傳力自讎校鋟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俾序之某晚出未闖其樊何敢贅樓攻媿謂宋宗儒摘阮歌戴道士彈琴詩不知何以分內外

當有能辨之者余聞李衛公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它水十餘年試之僧指其二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欲知內外之辨者請以是觀之

桂巖雙蓮圖序

西風入簷涼蒲巾席紫水何君器之以嘉蓮圖來示云大兒自任舍桂巖沼中所產也前是庭砌嘗長異篁今復有此鄉之耆耄雋艾相與夸詠以爲瑞懼弗克當也子以爲何如余撫圖太息言曰深哉造物之意也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鳴鳩之哺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均平如一君以義方名家以厚德燕後男子子四叔仲季連著聲科級而伯末也伯有子亦復蘄然露穎於場屋派義方之澤蔓厚德之慶猶鳴鳩晚哺已徧於下方進而上及固有開必先乎夫英華者和順之發也馨香者忠信之達也充實輝光者善美之形見呈露不可遏者也君觀是華根培而榦擢歧芳而趾榮天理人事之相爲符昭昭也惟無必其在天而後知天之可必也年月日序

春秋說序

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

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
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往往無天
而動於惡然天雖有時而未定終必有時而定天
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
臣賊子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
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
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
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身不能
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
有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
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
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
求之每四十年當一交陰愈進則亂愈甚盟宋之
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廩
廩乎贅旂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
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朶頤其
國禍亂及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
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
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
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道至教
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

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
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
意作春秋說

兩漢詔令序

天道不言而四時行聖人不言而萬化成言非感
人悟物之本也審矣二帝之典三王之誥猶不能
已於言誠在言前也言出於誠雖言而忘言漢世
至誠之學不講皇極之訓茂聞而一人志慮形爲
播告大抵出於手製天下猶得以因其言知其意
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渾渾灝灝王言之體也漢
上接三代統緒其文猶有爾雅之遺人主天資有
高下躬行有純駁識量有廣狹政事有得失固不
容槩論而以仁立國之意丁寧懇惻四百年猶一
日至先主孔明之用蜀一時詔勅亦能使聞者爲
之興起豈非兩漢之澤未斬歟孟子曰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書爲尚論
其世作嘉定癸未冬甲子於潛洪某序

送程叔運掌之湖南序

秋風動容木葉欲下眉新進士叔運程君過我東
山將歷沅湘而南征愀然買酒酌之曰香草佳木
隨地皆產而莫盛於湘之南湘南衆芳所在杜衡
江蘺夫容薜荔木蘭若芷荃蓀椒桂不可一二名

而莫盛於蘭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初不以進而榮
其生深林無人自芳亦不以退而辱騷人所以反
覆深致其意以其似道也故紉之爲佩折瓊枝以
繼之而求襲其芳澤是芳發於身達於家漸於國
以及乎天下薰蒸乎兩間流被乎百世曾何負於
人哉而服艾者謂不可佩人心嗜好不同乃爾於
蘭庸何悲委厥美以從俗而與惡草俱化則蘭之
悲也然蕪沒於蕭艾之中可蔽其芳不可奪其芳
故曰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又曰惟茲
佩之可貴兮芳菲菲其難虧其根於天者蓋終始
未嘗爲時俗流從所轉也蘭有數種有澤蘭有石
蘭有一幹一花之蘭或秀於春或專於夏而發榮
沅湘者紫而尤馥見於秋爲正秋方僚慄慘悽萬
卉溘然如戰敗無人色綠葉紫莖表表獨芳其可
敬也夫坎維心亨困而不失其所亨此蘭之所以
似道也君欲進乎道盍於蘭乎訪之且爲我歷訊
衆芳無恙攬涕延佇未知九畹百畹之誰屬也

嬾窟詩藁序

錢積

祕丞樵李錢君子正與余好嘗從容論詩喜稱仲
氏慶善賦詠得回谿老人之傳恨不及識也子正
即世十有五六年其猶子巖友以嬾窟一編來曰
願徵福于祕丞叔丐爲先君子發之余愴然追往

不能已因念詩亡而離騷作騷之憤世疾邪蓋出於小雅之變後世之詩又以出於騷爲近雅時觸乎所感事拂乎所遇託物引興以寄永懷紆餘窈眇激揚頓挫有不盡之思而詩工矣然皆變小雅流風之遺也知大雅廣哉熙熙乎之體幾何人哉慶善嘗爲長樂宰施不盡學其見於詩凡騷人感槩不平之氣憤鬱無聊之情一無有陶寫性分惟澹然樂易之歸江山之平遠風月之清明草木魚鳥之幽閒自適皆其神氣之動德符之充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其必有會乎

題跋

龍州免運糧夫碑跋

蜀自開禧佳兵以來調役婁矣龍之民獨共其二平時家出丁壯番上十關五寨以扼氏隴有警則以賦授役霜飭雷腹腐奔魚貫飛輓于關表間顧更厚征之其民重困有懟而無告制置南海崔公都運合陽趙公聞而惻然曰不堪命矣嚴爾戍寬爾轉鑲自今其勿與山窮水盡之邦刀耕火種之俗始有生意誠求之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敢告諸來者嘉定甲申五月旦日

易齋詩藁跋

詩無定鵠會心是的仲可謫居二十年自放於詩多警策其賦梅有天不能寒獨有梅一涉春風不足奇之句讀之至此悵然久之曰其有分寒餓也耶余於此有會其亦有分寒餓也耶因書卷末

崔文昌書翰跋

爲黎監丞伯登作

蜀輿鬼分野多鬼術辛巳

瑞慶節有日者自益

昌過少城竊詹菊坡老先生於大慈寺蒲散所退而謂某曰帥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度劔即辭過崇寧謁德升曰賢大夫旦夕入益昌幕時宣聞猶無恙甚疑之已而至節後果度劔德升

尋入幕以縝栗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刁譎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僊之俗弭紛集之變而遂與同升賓主遇合固有數行乎其間乎夫以朝廷信臣由一路帥四路若可億揣莫府初開求士於叢英旅雋之中而數已先定人其可萌一毫券外之想乎因觀菊坡手帖有感敬書其後

俞拙庵偈語跋

士君子平生學力最可驗於啓手足之頃曳消搖之杖易華眈之簣蓋安之以爲常而不以爲異也

拙庵居士業儒好脩以拙自喜拙則靜靜則平平則澄而明理明志定不爲氣所動故能無怛化病革家人環位撫勿位命子德藻條研濡筆手書四句偈以訣神宇凝正鉤畫勁峭實踐素履絃攝呈露坦然以方寸遺子孫非學力之驗耶至此然後知歎弄精光於百巧者之不如拙

陶同年崇詩卷跋

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甲申冬同除祕書郎迓之江上投分日密乙酉秋某去脩門未幾宗山亦去時上方鄉用舊學何落落猶爾耶宋廣平賦梅花疑非鐵石心腸人海棠詩近之矣九原莫起撫卷潛然

彭忠毅謚勅跋

爲董景揚作

紹興間顏邵以其祖魯公所自書告進上曰人皆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太山處死爲難耳忠毅彭公亦善處死者也守衢日方臘陷歙睦杭衢介于三郡賊勢張甚獨與郡僚段處約守城城陷罵賊以死有殺身以成仁公之謂矣公伯氏尚書元祐紹聖正人壻余御史亦以直聲聞天下一門氣節相尚輝映千古景揚公曾孫壻得吳傳朋所書謚勅於其家故篋猥釀中寶之如天球珙璧其知所尚哉年月日某敬觀于朱陀聞復閣

家朝南避僞回任微跋

開禧丁卯之變蜀士有死之以爲忠者有去之以爲義者各行其志也吾朝南其去之以爲義者歟夫死生命也去就義也惟其委死生於天而後能全去就於人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朝南以之

徽廟草書千文跋

臣恭惟 徽宗皇帝聖學天縱黼黻姚姒萬幾餘閑遊戲翰墨元氣淋漓不擇地而施梁周興嗣所次千文遂被異世非常之遇 高宗皇帝中興江左志在復古 列聖雲章奎畫厚募歸之東序每得宣和宸藻輒悲不自勝以故左璫慮傷 之意

多抑不進此文其一也龍騰電掣出入造化躡繇轢義前無千古甲丁護持劫燼不壞凡十有六紙悉以交龍篆章券其縫臣子述博古識真恭禱而寶襲之一日出以示臣臣聞紹興間 上知懷素千文藏董弁家命朱勝非諭指投進使此書得陳乙覽豈復求驚於野乎感歎之餘謹拜手稽首志其末寶慶初元寒食日臣洪某

高廟千文跋

經乾緯坤者典學之全功出聖入神者游藝之餘事臣恭惟 高宗皇帝斷鰲立極息馬論道緝熙光明之學追姬三五倬彼雲漢敷賁石經龍畫螺

書旁分徧刻莫不大關造化細及庶務垂則于億萬世千文特凡將下陳何與大學媼娟餘閑亦復肆筆及之臣子述所藏臨智永書識以彭城瑤暉奉華印章劉望彭城或謂當時劉貴妃所得好賜楷法道潤草聖妍力神動天隨超絕衆妙視永所書可謂集厥大成金聲而玉振之矣我太宗皇帝嘗行草千文賜李至至請鑱諸石以詔方來上曰梁武得鍾繇破碑俾周興嗣次韻非世立教之道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親書觀思陵奎藻者當以熙陵之意參之寶慶改元清明後一日臣洪某九頓首謹記

程剛愍死事跋

死生命也處死生義也義所當死直死耳君子不苟免而生也身不苟免而生乃所以生社稷也天寶之禍唐以顏李張許之死而生靖康之禍吾宋以傅李梅陳程安諸賢之死而生皆功在社稷者也嗚呼安有功在社稷如剛愍而其後莫之錄乎端平初元立夏後兩日古潛洪某

題洪崖圖

洪崖三皇時有道士其見於隋唐間者曰張氲或曰蘊自號洪崖先生出入以髯髻五雪驢一自隨此圖是也吳興葉子淵得晁氏所藏龍眠本手

臨以見遺老人戲題云先生固清高弄拙反成巧
一人御六子終被雪兒炒此畫此詩俱有眼也猶
子穠弦誦之暇取所畫臨之一發輒破的老睫爲
明因識其末紹定癸巳立秋日

題西岳降獵圖

君玉以官車遊獵圖二寄示共七紙張簾前驅嬪
御紛從來輿去馬蹴踏雲氣其精妙瑰恠縱橫變
化出天入神嘆非龍眠莫能作而不能名之轉似
都官隆山李成之曰西岳降獵圖也吾家絹本得
之康節孫邵公濟家人物部分與此無一不合獨
第七節前多馬上美人四因合二圖爲一次第其
先後以復得非兩家所藏同出一時之筆紙其創
絹其成歟絹壽止五百年紙壽千年君玉倒黃河
以洗研挹玉井以濡翰醉攬風露吸金天之晶而
賦之必有與此畫相爲壽者紹定癸巳立秋日於
潛洪某舜俞書于繡山堂

題天台聲聞十八尊者像

余庚午初夏與會稽王仲鈞同遊廬山旬餘一夕
仲鈞先還南康城余獨宿開元寺軒窓靜深毛骨
灑然夜半夢至佛殿前遇長身僧握余手而言堯
曰數句已斷於篇章之末參乎一唯獨得於言意
之外孔子子思相傳者如是吾佛亦如之孟子不

足與語此言訖而覺林月滿庭水泠泠如琴筑因
起坐不復寐晨粥舉似衲子無能會但以山中古
佛示現爲對轉首二紀矣臨安東山淨空出天台
聲聞十八尊者像乞一轉語恍然有感追前夢書
之聲聞領此必有超悟於文字語言之表者

范丞相謝表跋

慶曆中 仁宗以中外人望用韓范富共政責治
於期月間遇合之盛如此一朝欲止僥倖退不肖
而小人始側目相繼去位高平公受知 高廟前
無與比至重惜名器裁抑苟得亦罷相於紹興初
直道之難行雖盛世猶不免可勝歎哉端平丙申

正月十一日於潛洪某書

劉忠肅尚書右丞告跋

挫士氣者沽激之名壞國是者調亭之論忠肅公
在元祐初以呂正獻薦爲侍御史進御史中丞又
以正獻薦擢尚書右丞方在臺時彈奏蔡確章亨
呂惠卿安燾等靡遺餘力第知去大姦大佞以扶
植更化之盛不暇計它日之禍也使公計它日之
禍則必以無所是非可否避沽激之名開調亭之
論局面隨手變更奚待閱八年而後爲紹聖哉雖
然無鮑叔則無管仲無子皮則無子產無正獻則
安有忠肅觀此告者當有感丙申春社日於潛洪

某敬題于摛文堂

劉忠肅冗費官制擬草跋

前兩項寶元嘉祐詳定減省冗費似是進故事之類後兩項元豐頒行官制指揮必公爲右司郎中時代宰臣擬進續通鑑於覈正吏治條曰詔於創被差命條曰上批其間頗有刪改處大意皆如所擬年月與此合 神宗聖訓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良有以夫

劉忠肅遺龔輔之手啓跋

公時爲校書郎

公用韓魏公薦自江陵府觀察推官除祕閣校勘初入朝時帖也尊諫院以先生丈丈首番用名印於月次番用於名皆近世所罕見

觀劉忠肅手簡

嘉定甲申某與公曾孫爲龍州交承端平乙未丙申又獲與公元孫今太常寺主簿同朝常簿論事挺挺有祖風烈可敬也出示此軸敬書其後

題劉忠肅和洗竹詩帖

洗竹和篇與白樂天養竹記同意闢邪衛正嚴矣異時罷相乃出於所善之楊畏何蒼翳託根之深耶

觀劉忠肅所書金剛經

此必非在臺省時所書閑退中移心法耳

書諸公贈鍼醫李立之十全堂詩文後
真西山病革吳義夫自江西傳致立之視之曰鍼
有起死功未至之數日西山隕嗚呼天胡奪斯人
之亟耶豈二賢畏立之之至迫之殆耶抑立之有
天幸鍼不及施於決不可起之疾得以全其術耶
余得竒疾於上齟逾年累更醫不効立之視之曰
鍼艾所不及也知其不可治而不治是亦全已江
湖間恐有異人竒士能以竒方治竒疾試爲訪之
幸得其方以寄是又不自居其全而能進於全歟
古潛洪某舜俞

書天竺杲古鏡住持藏

此古鏡磨鏡法也久後光明透徹自無待磨諸禪
莫被老行者熱瞞道不須拂拭古潛洪舜俞

平齋文集卷第十

平齋文集卷第十一

一箴

緝熙箴 并序

臣恭觀月正元日

皇帝陛下御大慶殿受朝朝

退中出奎畫詔增補講讀官夫天下之務衆矣而
學爲大故二典莫先於若稽古 陛下襟道佩德
軌堯矩舜履端於始典學是崇豈特漢世重席於
正旦以華觀聽哉虛心遜志日再御緝熙延見儒
臣義冠垂紳魚雅就列凡皇王帝霸之所以治天
地民物之所以立莫不聚辨居行以進乎罔覺臣
寡陋不足以望日月之末光躡升勸誦榮燭繡簡

內閣

退惟恭在責難敬在陳善輒効虞人官箴王闕謹
拜手稽首裁減一篇昧死塵獻于進讀之始文詞
翫散而翬翬寸忠日以高明光大望 陛下伏惟
聖慈特垂采擇其辭曰

灝穹生民作之君師中立一身宗主兩儀仁在自
弘敬在自約剛在自克明在自覺蓋尊莫尊於德
性微莫微於道心正能養於蒙則如泉之始達慾
不窒於損則如澤之彌深是以大學止於至善中
庸必謹其獨準繩矩檢百爲於將動盤杆几杖
收一念於未逐惟定可以澄萬化之源惟虛可以
來萬善之益惟博易可以培人字之氣惟寬淨可
以裕民生之力五事乃饗帝之本九經實用世之
則關睢麟趾之意存則王政舉常棣葛藟之義明
則天彝植此帝王所以正心而脩身齊家而治國
彼惠而姁臨春昭陽豈不爾思伐德之鉉彼醲而
郁糟隄肉林豈不爾思傷生之鐔况淫樂者志必
荒沈湎者氣必昏前靡顧乎太華之壓後遑恤乎
滄溟之翻以四海大命供方寸之後以百世惡名
易一息之懽胡不思天命之不易王業之至艱欽
哉毋謂天高厥鑒匪近相在爾室莫見乎隱毋謂
民卑其聽易欺鼓鍾于宮莫顯乎微故清燕而居
必如駿奔在廟之頃嚮晦而息必如辨色眠朝之

時所觀貴大母格於隘所慮貴遠母局於淺母功
之微維秀驕驕母利之涸維木濯濯母名之慕而
實之棄母才之尚而德之遺母任賢而貳母去邪
而疑母愛直而疏母喜正而違事母輕於舉而中
畫令母易於出而遽移優游則威權遷姑息則紀
綱壞牽親故之私恩則虧人心之公玩左右之小
慧則累君德之大以至丹偏重則失平藥泛試則
徒快朝不和何以和於野內未治何以治平外是
皆有國者之通患願治者之深戒於戲道自學而
入治自學而出思王度於祈招知稼穡於無逸惡
旨酒好善言三王四事之樞要放鄭聲遠佞人四
代禮樂之根極行必力行積必真積小臣詔謹敢
告執戟

好軒箴

典午稱好不與物忤其園外方中者歟稽之三代
直道則未也子斐名軒之意不可不箴

人心如面醜妍異姿譽醜爲妍嫫突西施世道如
樂雅淫異曲指淫爲雅韶遜桑濮離婁師曠惟明
以聰阿邑莫辨塗耳目同如好好色大學所貴懷
我好音詩人取義理有攸當孰謂其誣而或反之
非欺則諛以言餌人君子不予隱惡揚善聖人所
許侯魯男子善學展禽欲師德操斯軒斯箴

銘

可齋銘

子斐佳公子篤學好脩詞葩而履方以可名齋玉
堂老仙記之某贅爲作銘

仕止久速始終條理中清中權我則異是繫聖之
時天地相似賢希乎聖考祥視履諂驕不作端木
所喜簡以自將子桑伯子事稽厥宜不啻足矣欲
進乎道尼母以杞樂而好禮如金就砥敬以行簡
如弓矯矢任重致遠其謂斯士盤洲有孫玉雪蘭
芷垂髻拱立一語提耳挾山超海不可則止我與
聖賢相去半跬爲所可爲如詘伸指勿謂僅足稅
駕旋軌光昭前聞銘在齋凡

三研銘

瓦得之梓潼令端得之五羊賢子石得之天目黃
冠參銘之

艮其埴坤其闕坎其洫蔡而墨之離其食

金聲而方玉紺而章洸洸乎泱泱乎三代禮樂之
藏

割黝龍之膽剖玄鵬之卵霆耶風耶此其筦

螻室銘

室在聞復閣衡維摩方丈五去一從半之三面褚
屏闢左牖以受朝陽之光攷禪作也余爲名以螻

今二十餘年矣而閑居讀書其中似非偶然者不可不銘銘曰

天地四維八尺之璣日月兩耀八尺之表中立吾身宇宙而人心統元識胚暉太極有室衡尋此身此心如璣之幹如表之甫屏密牖明體舒氣平其處也眇其運也杳萬古在前後千億年六合爲大微一塵芥悉受以虛不欠不餘溥通妙用縱橫錯綜屈必有伸所致者神伸必有屈所養者德屈伸相生天命流行維欽厥止青山在几

端齋銘

王孫保之丞臨安有曠靜稱與余篤相好也蒲別爲言先大夫蚤以端人爲過庭訓在冊四十餘年矣心之所存身之所履未嘗不準於端日營一室皮父書其中將歸而熟讀益求所謂端者子盍爲我發焉余懷然有感於切磋之義遂爲之銘曰

猗君子兮身端行莊以端爲符詔子直方義以方外內主乎敬敬勝百邪何適非正容色辭氣所貴者三日省厥身居與道參視聽言動所勿者四日用其力欲仁斯至富貴利達孰無是心所不可爲枉尺直尋貧賤困苦夫豈其願所不可悔任重道遠無餒則大無欲則剛萬鍾一瓢緼袍繡裳太山積雪蒼松鐵色黃河怒濤孤峯斗立維古端人悠

悠我思惟今端人尚其似之聖賢參前一室環堵
毋貳爾心受天之祐

阮逢時澹庵銘

人統氣形中涵太冲不將不迎虛靜明通物誘而
遷逐外忘內天理人慾彼進此退有醴其醲勢利
之酣有飴其美聲色之甘飽心生疾快意起競能
寡其欲自還所性盎乎春融寥乎秋清靚乎深淵
汨乎大羹脫機削械未散之樸卻紛屏華可久之
約朋來斯孚匪密匪疎事至斯應匪亟匪徐左圖
右書前槐後竹明月在池白雲蒲谷琴入希微詩
造和平神怡體舒赫胥大庭以此事先以此燕後
鄙聞而寬薄見而厚嘯委命則恬任理則真收歛
則敬警省則仁方寸寧極萬象化醇味此無味名
其實賓

龔時甫庸齋銘

顥穹生民秉彝好德本體明清實用平直耳目口
鼻此性形色仁義禮智此心知識父止父道子共
子職鄉黨恂恂閨門翼翼是爲天常亦曰帝則無
哲無愚無今無昔雞鳴而起向晦而息夏葛冬裘
渴飲飢食順而循之如水就濕背而反之如木倒
植夙夜匪懈如穎斯栗旦晝或汨如皦斯蝕秩叙
諏謨信謹稽易學爲入門敬是居域無事而擾凡

夫摘埴與時而中君子安宅體認要精踐守貴力
行著習察有舜無跖經名而廬慈湖名其母夫庸人墓廬曰天經
名而室允蹈斯義勿問元吉

鶴巖銘

東天目支峯曰雲鶴巖雲冒其顛輒雨鶴未嘗見
也壬戌春群鶴見某叨奉常第已卯秋再見子有
翁冠鄉選夫豈偶然哉翁所居與巖直因以鶴巖
自命昂昂中林奮爲時瑞巖瑞翁耶翁瑞巖耶銘
曰

天作高山東西兩目虬潛西淵鶴盤東谷枕西之
沱宅東之阿與虬委蛇與鶴婆娑鶴稟平陽維君
子性清哉伯夷浩然鄒孟鶴遊平陰維君子居顏
氏陋巷孔明草廬導陽而鳴九霄咫尺脫陰而升
萬里瞬息在易後天尻坎頂離葆此純白觀象玩
辭

贊

老人壽容贊

徹也禪葆也僊靜也淵全也天

崔先生壽容贊

清獻之清忠定之定杭海健帆燭天老鏡

白李韓柳贊

壬午春行劒利萬山中乞漿野人家小憇見壁間

唐人像四頗有思致扣所從來主人謂探籌得之
遂售于我四君子聲名俱震耀一世俱以事貶香
山昌黎還爲名法從柳州竟爲蕉荔留太白且騎
鯨不返矣中苟無媿讎我者豈能終病之少餒焉
好我者不能翼而奮也人耶天耶戊子夏五西市
暴梅因太息爲之贊

忠南夜郎零陵潮陽地何凉凉人何堂堂如星在
天垂精耀芒隕而爲石桀立不僵如水行地茫乎
望洋激而之山歎薄淋浪不縮不張不軋不揚繫
人之鬱斯天之昌理有消息時有通塞禍同福殊
剛柔異則柔必有麗剛能自植剛窮斯返柔窮愈
窒否終則傾屯終則泣永終碩果坎終叢棘士寧
剛躡毋坐柔踣吾以四子占終於易

東山渡水布袋贊

半進半退是腎是礙且請老師放下布袋

蜀繡轉經觀音贊

觀世間音非世間音非世間音觀世間音嘆一卷
旁行雙點漆無人識得老婆心

昭君贊

彼姝者子丰方變方懷我好音邦之媛方今夕何
夕而恍此見方雖然賢賢易色可也

莫愁贊

美目盼兮清揚婉兮悠悠我思室而遠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雖然好德如好色可也

鍾冠之出山佛贊

聞何法來爲何事出放妙光明作大饒益

題子馨弟寄容

髯星星而氣腴眉垂垂而意舒易足而寡求危坐
而深居此吾家之少游幼輿也聽風雨於對床約
雲山之卜廬朝奉親而撰屨夕課兒而讀書吾其
歸乎

雜文

兩漢詔令總論

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不作兩漢之制最爲近古
一曰策書其文曰維某年月日二曰制書其文曰
制詔三公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四曰
誡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此其凡也策有制策詔
策親策勅有詔勅璽勅密勅書有策書璽書手書
權書赫蹠書詔有制詔親詔密詔特詔優詔中詔
清詔手筆下詔遺詔令有下令著令挈令及令甲
令乙令丙諭有口諭風諭譙諭宥罪有赦訓諸王
有誥召天下兵有羽檄要誥有誓約延拜有贊以
致有報有賜有問有詰又有手迹手記詔記其曰
恩澤詔書寬大詔書一切詔書及哀痛之詔隨事

名之此其目也策命簡長二尺短者半之以篆書
罷免用尺一木兩行以隸書遺單于書牘以尺一
寸選舉召拜亦書之尺一板古今篆隸文體曰鶴
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
詔書有真草又有案案者寫詔之文一扎十行細
書以賜方國扎牒也孟康曰漢初有三璽蔡邕獨
斷曰天子六璽皆白玉螭虎紐輿地志曰漢封詔
璽用武都紫泥故制詔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
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詔記綠綈方底用御史
中丞印通官文書不著姓司隸詣尚書封胡降檄
著姓非故事詔書皂囊施檢報書綠囊密詔或衣
帶間丹書藏之石室策書藏之金匱此其制也漢
世代言未設官王言作命厥意猶古而討論潤色
亦間有其人高后令大謁者張澤報單于嫚書淮
南王安善文辭武帝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
如視草光武荅北匈奴藁草司徒掾班彪所上至
永寧中陳忠謂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諸郎鮮
有雅材每爲詔文轉相求訪且辭多鄙固遂薦周
興爲尚書郎秦少府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
尚書漢因之武昭以後稍重張安世以善書給事
尚書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後漢始置尚書郎三
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喻麋墨此

其造命之原也。詔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制下御史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郡國長史上計丞相御史記室大音讀勅畢遣以詔書部刺史奉詔條察州所察毋過六條守令則承流宣化使田里咸知上意此其奉行之序也。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不應惟命之承故夫夜下詔書決之亟也。甲寅書報應之疾也。毋下所賜書幾事密也。封還詔書渙號不容於輕出也更報單于書辭嫌於修飾也六月甲子

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雖反汗猶愈於遂非而稔惑也有司毋得言赦前事所以示民信也。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所貴乎體之識也。昧死奏故事詔書二十三事所重乎祖宗良法美意之得也。璽書封小詔書獨下抑不可不慮其質疑而召激也。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及安得詔書封三子事茲隱於倉卒詐售於危疑尤有國者所當謹察而不可忽也。知此則知所以造命知所以造命則知所以奉行矣。然有不敢奉詔者有期期不奉詔者有以死爭不奉詔者有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者猶或許之蓋所以養士氣也。若

其奉行不虔則有常刑故廉問不如吾詔者以重
論敢有議詔不如詔者皆腰斬詐詔者當棄市格
詔者亦當棄市矯制者腰斬誤宣詔者應罰金令
下腹誅者論死誹謗聖制者當族謂詔書不可用
者丞相御史劾之無承用詔書意者御史奏之而
奉詔不謹者皆坐以不敬丞相被策書則步出司
農發詔書則鳴鼓其嚴如此當時猶不能盡然始
而奉詔不勤終而遏絕詔命始而矯虔終而擅詔
以至詐下詔書詐作詔板僞作璽書假爲策自書
詔以授廉級陵夷紀綱板蕩而國命之柄移大抵
外戚宦官之禍闔閭稱制實胚胎之有天下者可

不鑒哉按藝文志儒家高祖傳十三篇高帝與大
臣述古諭及詔策文帝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
策當時會粹蓋有其書遷固必采取諸此先漢詔
遷多以上曰書固間因之一詔或二三出詳略及
用字亦有不同疑不能無刪潤高帝未即位遷不
書詔惟重祠敬祭詔見封禪書景帝紀遷不書詔
其議太宗廟樂舞制詔附見文帝紀文帝於陳武
等議謂且無議軍見於律書當亦是詔固不書後
漢詔有以東觀漢記漢名臣奏等書見於注其攷
詔爲制爲誥或謂避武后諱世祖官王閔子詔附
見董賢傳曄書逸之大氏史遷所筆皆有深意固

文瞻而意不逮曄則文亦不逮平固矣其假守龍陽俗古事簡因得縱觀三史哀其所謂詔制書策令勅諭報誓約之成章者凡若干通事著其略每帝以臆見繫之釐爲若干卷摠曰兩漢詔令以補續書之亡欲觀漢治者當有考於斯文

○八陣圖說

庚辰秋余以太少贅丞入蜀天台許才甫偕行小至後維舟魚復灘下散策同訪武侯之遺跡霜風凜晴寒浦縮潦平沙壘石歷歷可數知其原信出於易八陣魁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却月魁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始方自圓生也壁門直袤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一之象焉世之言風后握奇經者徒知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又徒知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而不知握之在何地余記步入八陣深處細視魁間平沙之上沙隱起如兩大帶直袤曲折具壁門之體而微竚立環睨正居衆魁之心而虛其中餘奇所握其在茲乎况壁門東向歸峽此則其門西向倍萬出機入機又有不可測識之妙江流湯湯歲月浩渺彼石所壘不爲衝波怒濤轉移已非人力所及此特徵沙相

屬亦爾儼然如新抑異矣武侯之忠上貫三極下洞萬古山靈川祇所以護存至此正欲後世即其虛實向背推見至隱而知侯之用心談古者按圖而不及睹訪古者撫境而不及察往往能言八陣之異同而大將中握遊軍外布曾莫得其指要余每爲之太息才甫出蜀今十年考訂圖說用力久而功深天機地軸搜抉呈露莫不精確而有據依其於壁門之設先出遊軍定兩端尤得諸賢未發之蘊展卷熟覽恍然如對鹽甲因發握奇居中之義以表裏之且謂吾賓主西征之不爲徒行也

漢磚考

三代墓中款識用銅偃師比干墓銅槃是也漢銅禁嚴始易以磚至晉唐亦間用磚潛人耕鑿多獲晉磚紹定己丑秋校長謝濟叔源治墓東塢得漢磚七十六面撫脫螭虎文隱起上下爲字十有四曰元康元年太歲在丙辰何適貞立墓去今千二百九十四年矣案史記歷書用太初曆太初元年歲在焉逢攝提格甲寅也元康元年尚章大荒落則癸巳漢律歷志用三統曆太初元年歲在星紀癸丑名困敦乃丙子也推至元康元年則丁巳惟通監舉要曆與磚合磚其年造志後來追書以磚證志當是元封六年冬改元用夏正建亥以後猶

丙子建寅即丁丑越四十年至元康初元爲丙辰也或疑道爲漕貞爲正謂漢仍周官置酒正周禮酒正注漕音糟又子由反固不爲無據然周漢官名有酒正宮正軍正宗正皆爲正不爲貞若月令大酋是秦官正避政爲貞則秦紀注正月爲征不爲貞漢隸之遶或從三點兼道字下畫稍長非漕明甚隸法用筆上出下鈎故與從炒類其實名漕字貞立也道與貞立義頗相關以漕貞爲酒正鑿矣埽徑一尺五寸廣五寸半高二寸叔源以二見餉因考之

勸農文

龍陽萬山環合控引氐隴去 朝廷無慮七千里聖天子仁不異遠俾太守自東南來牧是邦太守山中也熟知爾父老安於山爲可樂然地勢峭隘土脉磽瘠非刀莫耕非火莫種細民終歲勤動不得一飽至煉都以續朝夕亦良苦矣故不患爾農之不力而患乎爾農之蠹夏熟秋成公租私債未暇問長于耆保者取之胥于邑里者取之雄于閭黨者取之隸于坊場河渡者取之召集有定期哀歛有定數怒攘笑攫不厭不止其獲登于爾瓦釜土釧有幾此農所以重苦也太守以牧養細民爲職爾無患所以蠹爾者而益力于農冬至元正

晴和臈未盡一日得雪立春開霽其占爲豐年于
耜舉趾母後爾時深耕易耨母愛爾力母徇小利
逐末母肆小忿啓爭以荒爾業天時旣順人事又
力宜爾百穀穰穰有秋雞豚燕社歡浹隣里仰事
俯育優游卒歲又家推其秀子弟使力于學孝悌
修明風俗淳古太守與爾父老同此樂也可不勉
諸

大人里居上梁文

天目山前兩乳拱帝王都玉川城裏數間占神仙
府規摹仍舊氣象增新谷隱老人萬事任緣一生
守分焚香讀易老去之意已消把酒賦詩醉來之
興不淺雖烟雲自足於別墅而風雨不堪於敝廬
久懷問舍之心忽有肯堂之請拔貧作富搜材杞
梓之林培下就高拓址蘭茝之圃門前流水屋上
青山可容高車駟馬之歸可受玉帶金魚之謁脩
梁肇舉好語謹傳

東家近祥雲香靄紅千古溪山鍾秀氣一庭梧竹
貯春風

南水轉山回護蔚藍客有可人來剝啄掃花藉草
共春酣

西天矯晴虹臥碧溪脚力好山俱不盡朝來佳氣
與雲齊

北飛簷正與琰杓直槐邊消息我先知
誰解識

上積善有根天所相黃庭誦徧晝陰閑十二行
春盎盎

下老來倦學樊遲稼大兒鉏耨小兒耘萬頃心田
收秬稷

伏願上梁之後上慈下順內肅外雍里社歡聲之
交暢門庭慶事之常逢丹桂孫枝不斷讀書之種
蒼松老幹長存好德之容

疏

普信院重建佛殿疏

錦繡名山鳳鸞拱揖旃檀古剎龍象莊嚴幾年安
住道場一旦幻成魔境無量華樓閣謂與法身化
身報身而俱存推落大火坑乃至牛車羊車鹿車
而莫救勢炎炙手禍烈焦頭固知我佛欲放大光
明其柰尔時自墮熱惱苦風幡安在露柱俱空給
孤園千二百五十人赤髒髒以相顧毗盧藏五千
四十八卷令嵬嵬而獨存幸死灰中餘生意在有
能出一臂力便可成七寶林兜率宮天上移來妙
勝殿人間示現證無漏果歸有福人

朱陀寶福院鍾樓疏

華鍾鯨吼欲喚醒不識曉夜人老簾幮爭尚掛在

莫庇風日處蘭若之規摹古矣蒲牢之氣象颯然
要令聲外求聲直湏屋上架屋夜叉木硬立脚起
飛跂雲霄金剛杵輕着手撞震動山嶽勿道爲高
力士布施且請與朱頭陀結緣

寂照寺佛殿疏

菩薩福德智慧十種宮政自光明圓滿如來摩尼
清淨一切殿亦湏殊勝莊嚴瞻我鳳凰山着此獅
子座星霜荏苒風雨侵凌左方撐而右欹東未補
而西漏瞿曇彌勒已是頂門撞破虛空迦葉阿難
未必脚踏着實地屢舉頭而太息欲奮臂以更
張仗衆福緣成妙法界古潛州三十六蘭若雄占
上游舍衛城千二百比丘同祝聖壽

平齋文集卷第十一

平齋文集卷第十二

奏狀

復官申省狀

辛卯

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某昨因臣僚
論列久掛責籍累經赦宥今又該遇慶壽需恩合
議指揮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洪某特與叙復元
官仍與宮觀伏念某曩以狂愚自速罪戾遭逢大
慶蒙被寬恩特還舊階仍賦優廩仰戴天地生成
之造所有省劄除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外須
至申聞者

禮部郎官辭免申省狀

癸巳十月

今月十八日恭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洪某
除禮部郎官成命肇頒危衷震惕伏念某曩以狂
瞽自干譴何去國已閱於九年奉祠且及於兩歲
委心丘壑絕望班行不圖大明昭揭之辰亦與衆
正彙征之會沉淪吐氣俛仰知榮第惟司馬位冢
宰之初蘇軾被儀曹之召詎容是選猥及非材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在外合入小小差遣以養
偏親實出生成之造所有省劄見寄留臨安縣庫
未敢祇受謹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伏候指揮

辭免除監察御史申省狀

右某今月二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者恩榮自天兢
懼無地竊以公議國家之命脉人材朝廷之精神
方其未出則望之如景星如鳳凰及其既用則倚
之爲屈軼爲獬豸元祐王巖叟之召明道范仲淹
之來繫時所推皆此其選 皇上養晦於十年之
久天下望治於踰月之間轉機括以作新厲搢紳
而更始紀綱所繫風憲可輕如某者積困窮途甫
還舊著學問不足以窺王猷之遠議論不足以扶
國是之公首玷親除必速官謗况未嘗作縣難以
入臺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非常之誤渥畀有望
之時髦庶使危蹤少安微分所有省劄某不敢祇

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

甲午四月

右某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御筆洪某除殿中侍御史日下供職者渙敷異渥震惕危衷竊惟柱後惠文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粵從琴瑟之更張類多矛盾之並立邊帥之或和或戰正值兩強廷臣之孰是孰非必求一勝決治亂安危之勢觀抑揚進退之機疇副臺端盍掄時望如某者誤蒙蒐拔濫厠糾繩謂車當主於可行何人心之擾擾而舟必無於偏重乃王道之平平方包不稱之羞忽冒非常之擢周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止姓名固誓圖於美報唐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光摩日月別求夔龍接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第二次辭免

右某昨準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御筆洪某除殿中侍御史日下供職於當日具狀辭免今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者聞命知榮感恩思奮官卑不當再具辭免事有上關國體難以黽勉供職蓋緣近者一再論奏邊事與

外間異同諸將方鳴劒鼓行而前少有疑難必妨
大計欲望朝廷念中外相應之理力賜敷奏改昇
某閑慢差遣邊臣聞之亦將踴躍赴功而無後顧
一進退間足強國勢某下情不任懇切之至謹具
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中書舍人申省狀

右某今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中書舍人挾日再遷寸衷積悸伏念
某賦資至陋遇事最疎甫叨赤墀供奉之官遽劾
烏臺分察之士宜加誅斥廼除劄討論欲貴
於皇猷而封駁亦關於國論詎容冒處自速煩言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絲綸之新渥畀香火之
祠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右某昨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
中書舍人某於當日具狀辭免今月二十九日準
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不允者某控辭誤渥尚
闕俞音恩重命輕不當再具免橫重念某九年流
落一旦遭逢自郎分察執法殿中曾未踰旬忽塵
詞掖 聖上更新萬化收召衆正蒙被寵眷未有
某之比者况判花演誥儒生至榮豈不願發揚九
重厲精更始之意使百工砥礪以承休德而某竊

罌器溢潢潦源枯儻華要之冒居必顛隳之立見
欲望朝廷力賜敷奏亟收成命特賦叢祠或蒙矜
念係是招徠一人之數改授斗壘以慰偏親實出
望表所有省劄未敢祇受

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奏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洪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專官
演誥甫玷討論分職紬書忽參譔次蒙恩賜奕揣
分屏營竊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
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莖猶坐是非之謬班
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

傳之譔譔矧今脩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
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
編繫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材豈臣斐狂可
贊筆削伏望 皇帝陛下亟收寵渥別畀譽髦必
漬墨之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
受

乞祠奏

右臣藐然疎庸久坐罪斥 皇帝陛下更新萬化
登崇衆正誤蒙簡記首預收召爲郎甫旬而分察
分察數月而執法執法踰旬而代言尋兼史館仍
理還磨勘歷觀廷紳未有叨竊若臣之甚者遭時

遇主宜圖報稱而性稟狷介學術迂拙但知以竭
慮爲忠不計以直情爲激天涵地育未賜譴何揆
之進退之誼出臺便當引去貪戀芻豆黽勉至今
廉耻道喪朝夕芒負况當衆賢和於朝之時獨累
皇極之治隆寬不誅公議莫貸欲望聖慈特賜祠
廩俾歸求君子時中之學以備異時器使實戴終
始生成之造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補外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狀奏陳乞賦祠廩今月十六日準尚
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不允其家恩優異揣分賤
微不當再有陳請兼區區肝臆已盡敷控前狀不

敢更有陳述惟是某叨第三十有三年除奉祠外
未及十考四年蜀道父親以遠不克往前後就養
僅五六年閑居積久菽水不給遭逢聖朝錄用其
不肖子目睹恩榮踴躍自慶今春秋七十有六每
以足跡未到江湖爲不滿年當喜懼急於養志欲
望朝廷念人子事親之日短特賜敷奏陶鎔某一
小小合入差遣俾獲迎侍宦遊以娛晚景實爲孝
治錫類之仁須至申聞者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申省狀

右某今月初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
旨洪某兼權吏部侍郎蒙恩便蕃聞命兢惕竊以

詞垣四禁稽緩爲先選部三銓繁劇尤甚專掌尚
賁於弗暨兼官必至於多違伏念某學問空疎材
識謏陋領內史之職舉乎一而未能參小宰之聯
共其二以何有雖代庖而越俎將毀瓦而畫墁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念御馬不容於窮力而牧羊每
患於多岐俾塵舊官亟寢新命少安愚分實戴隆
私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病乞補外奏

右臣竊惟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方臣頻年擯
退窮莫之恤陛下更新萬化不待呼天首加蒐
拔自閑外爲禮部郎如蘇軾不作縣爲御史如周

必大以殿中執法出臺而陞詞掖如張震還久廢
之磨勘如胡銓又涉筆史館攝絀銓曹曾未逾年
徧歷華要遭時遇主若此豈不願周旋衆正之會
少効千慮之愚而臣分量易盈災蹇踵至悼亡未
幾忽得奇疾癰生上齧數醫更療累旬未愈痛連
牙頰飲食減少形骸雖具氣液潛泄斯皆素餐無
補朶頤不節之所由致君父以體群臣爲心有疾
痛而不呼是爲欺隱欲望聖慈察臣知事君之誼
而非潔身有垂白之親而非輕祿俯憐實病初非
飾詞特畀在外待闕差遣還家將理或可痊愈實
戴天地父母生全之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直學士院奏 乙未

右臣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
筆洪某兼直學士院自天渙寵控地包羞伏念臣
久困投閑適逢更化市駿骨以致千里馬方共興
於斯文剖大瓠以爲五石樽獨無補於當世越從
言責猥玷從班危蹤坐膝口之愆竒疾示朶頤之
戒精神銷鑠翰墨荒蕪屢懇請於一麾忽進兼於
兩制負且乘而知懼服不稱以貽譏伏望 皇帝
陛下察臣孤陋而寡聞憐臣早衰而多病俾從外
補免冒中除庶幾少安斗筭之分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

辭免兼侍講奏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今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御
筆洪某兼侍講者疊被寵私彌深榮懼伏念臣力
耕有素涉獵無多文淪巫史之微道昧聖經之奧
頃叨召對拱聽訓辭首明宣光綜攬之方繼論義
文經綸之旨退深慙於謏聞難仰跂於清光政震
汗玉堂之廬忽俾侍金華之席丘學山而莫及蠡
測海以奚堪伏望 皇朝俯垂英鑒肆別求於鴻
碩容自蓋於空踈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經筵乞祠奏

臣葢爾庸陋饗榮過分朶頤致疾經年不

控祠壘之請邇來病證轉劇又再控祠請天恩
邇未賜俞允臣非不知陛下待士之厚接下之
周當仰體眷遇力疾自効又非不知所領職事備
極清華有名儒終身企望而不得爲者印纍綬若
榮耀偏親豈應自取閑退維臣器量淺狹病根深
固若一意營進不思還家休養形欲神離溘先朝
露此身永負君親之恩矣扶僊經筵祈憐宸衷欲
望聖慈亟賜從欲俾收朝蹟歸佚叢祠息心將理
容可痊愈凡未正首丘之日皆駿奔王事之時中
庸九經曰體群臣陛下蓋深得之故敢籲天請
命臣下情無任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

右臣今月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
洪某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曰下供職者渙綸舄
奕震魄正營臣竊以銓省者人材之權衡瑣闥者
國是之綱紀裴行儉以知人之鑒顯張元素以回
天之力稱匪得譽髦曷當妙選如臣者背時滌辱
遇主光榮鳳掖代言兼徼鑾坡之直虎門勸講仍
紬石室之藏智井不可以汲深弊車尤難於任重
謫焉溢量竒甚纏痼屢退乞於叢祠忽進聯於法
從貳題才而既重參批敕以尤嚴求閑獲遷恩寵
知懼欲望 皇帝陛下官必懋德器毋假人念

頰欲穿莫稱論思之職而精神已索難居閱諱之司母拘反汗之嫌特徇祝釐之請用安愚分庶保危蹤所有恩命臣未敢祇

再辭免奏

右臣昨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日下供職臣具奏辭免拾肆日恭準詔不允者寵命便蕃嘗伸控避綸言溫厚未賜矜俞在微臣不當更有懇陳而公議詎容弗加祇畏靖惟弱質久苦沉痾期息影於一祠致瀝忱於九疏茲蒙誤渥更越常倫無清通之鑒而爲小宰之真無孤特之操而兼夕郎之重聯翩六組照映一時方退處之力祈乃進陞之狎至將疑矯僞必速顛危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病悴之深亟寢恩榮之茂俾叨閑廩免玷華塗緣給事中不容虛職除已權宜一面閱讀外所有恩命臣實未敢祇受

辭免除給事中奏

丙申正月

右臣今月初一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給事中日下供職兼職依舊者自天錫命無地措躬臣竊惟朝廷命令之出在中書則許舍人封還在門下則許給事中審駁尚書既奉行矣又許臺諫論列皆所以扶植紀綱而維國勢

皇帝陛下親政日勤責治日切方一新臺諫之選搢紳想望其風采給事中宜得漢魏相唐李藩者流以糾正違失顧以寵臣臣頃貳選部嘗攝承瑣闥批敕無夕郎之風論事乏回天之力正虞幽黜敢冒真除矧當元會之辰爵人於朝而使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先之公議謂何伏望聖慈念左省實喉舌之司名器非假人之具博選一世豪雋有風力者俾專省閱容臣姑仍東銓徐丐閑廩以全陳力不能之誼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奏

右臣昨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

給事中日下供職兼職依舊臣具奏辭免今月初五日恭準詔不允者訓辭溫厚德意丁寧螻蟻微臣所當即祇成命第自濫吹朝列以來蒙被隆知負無倫比而福薄器狹苦竒疾者一年有半寢食俱妨老形畢具方圖再理祠請夕拜真除從天而下俯伏自揣榮懼交集蓋命令喉衿之地精神枯涸則省閱有違見志氣銷燹則封駁無彊力鸞臺廢職自臣養病始臣將何所逃罪欲望聖慈爲官擇人以振起朝廷之綱紀收還誤渥俾免顛隳實戴乾坤之造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侍讀奏

右臣今月初三日準尚書省劄子正月初一日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兼侍讀者便蕃疏渥懾聳憂懷臣竊惟上聖以典學爲功諸儒以詔敕爲職執經並列勸讀尤嚴間嘗起舊弼於內祠今亦進耆英於書殿必深於道乃稱厥官如臣者猥繇法從之聯濫廁細氈之講懷鈇無得呻畢何裨屬月正元日之臨盛春王三朝之會首叨榮於瑣闥仍陟寵於金華四象八卦之陳未知源委五典三墳之誦曷効涓埃儻兼取於熊魚必重譏於鵠特伏望皇帝陛下充能自得師之妙廣佛時仔肩之公察臣潢潦之易除矜臣丘垤之難進俾安舊序別選名流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乞叢祠奏

右臣竊惟體群臣者人君之大經尸寵利者人臣之大戒君體臣而閔其情臣事君而致其義斯合乎進退出處之宜矣臣恭遇 陛下親事法宮之始拔擢於留落之餘清塗要輟再歲幾徧廼正月初吉首叨宸筆進陞銀臺金華之峻至榮至耀群臣莫能跂及臣亦罔知上膺睿睠之繇序高而鬼瞰量盈而神害宿恙加進竒證迭出齒頰浮腫面目可憎雖包羞茹痛牽強應酬寢食俱妨形神不接反覆自揣詎容尚玷班綴臣非不知去歲以久

病宜去屢疏塵瀆面蒙 聖訓諭留如待鴻儒宿
德所當國爾忘身少圖報稱而災沴迫逐無一日
寧若更貪戀寵利尸素養疾則是進乏獻替之益
既仰負於殊獎退失廉耻之節復上累於隆知將
何所容身宇宙之間欲望聖慈念臣形證皆 陛
下之所目擊特推體群臣之意賦以叢祠還家將
理俟病少間容續次陳乞斗壘勉効民庸頂乾踵
坤不外覆育臣下情無任祈天請命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奏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準省劄三省同奉 御筆洪

某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者內制疏榮中
襟襲懼伏念臣山林樸朽場屋腐陳出逢日月清
明之初進立雲漢昭回之下自濫竽於西掖仍越
俎於北扉狹量超踰竒病間作方祠櫝聯翩之上
徹忽除書煥爛之中敷蠲塗歸之煩陞倬直之峻
驚駘千里斤鷄九霄荒虛不稱於摘文羸頓尤難
於就職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饕寵爲已劇祈閑
爲已多特詔大臣檢會前後奏申賦以香火之廩
博選歐蘇增重鼇禁庶幾詔令有古風烈而名器
不至假人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奏

右臣昨準省劄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臣具奏辭免四月二十九日恭準詔不允續準省劄備奉 聖旨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者臣竊惟正天下之動莫如給事中鼓天下之動莫如翰林學士繇唐以來俱號妙選學士尤爲貴重自非風裁峻潔文詞爾雅負王佐器略罕有疊踐二職之真者臣批敕乏李藩之風力草詔無陸贄之法度誤蒙聖擢正序瑣闥甫閱十旬即專內命仍勸金華之誦讀進陞石室之纂修變化而嬗未有速於臣者天施地生榮被萬象蟲鳴螽躍莫知稱塞兼自濫吹東曹以來苦病丐祠疏至六七今乃於委愒之中叨深嚴之選而扶病就職爲給事中則求去爲學士則留是舍魚而取熊掌也何以爲出處之義用是偃俯控陳不嫌再瀆伏望 皇帝陛下察已試之罔功矜不能之宜止俯從所欲特與祠廟差遣一次庶免以進爲退上玷公議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第三次辭免申省狀

右某昨準省劄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職依舊某嘗再具奏辭免今月初三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某重惟 神宗朝首擢司馬光翰林學士

以不能四六辭其後王安石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光非不能四六安石非慕官爵者辭受之間各有深意某待罪夕拜驟領詞苑材不稱官病不任事在義當去昭如白日累疏祈免非有他也而俞音猶闕况今文詞之長不無其人趙汝談之古潔吳泳之典麗真德秀無恙時甚推賞之內之陳耆卿應繇外之吳潛李劉陳埴參合輿論皆可次第而當妙選某老矣病矣皆井不可汲矣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香火之廩擁北門視草之名尋西崦投閑之迹雖即首丘百世有餘榮也所有恩命某未敢抵受

乞檢會八次奏申特畀閑廩奏

右臣自歲旦蒙恩拔擢待罪瑣闥宿量空盈沉痾日進連上五疏丐祠未蒙俞允間又叨詞死之命三控免櫝天聽愈高旬日以來昏昏常如醉人四肢浮腫百骸酸碎氣息迫促生意一綫欲望聖慈詔有司檢會前後八次奏申特畀閑廩庶幾早還故山杜門謝事或可攝理易曰拘係之乃從維之詩曰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陛下方此襲天下之賢而無容輕去者如臣竊陋亦在繫維之列命之逢也貴賤有常天壽不貳臣之去也亦命之不可過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在京宮觀奏

右臣今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端明殿學士在京宮觀者臣聞名器者君道之所甚重分量者臣道之所當安臣蒙被聖眷超絕周行多病早衰屢嘗丐去俞音未報除目又放天道虧盈眷愈厚除愈峻而病愈進病愈進而留愈篤正序禁林一草未視叨華書殿且領京祠非耆儒宿德而兼取之晉如鼯鼠正厲臣之謂也欲望聖慈念猿鳥宜歸於山林之中鷗鷺徒多於江湖之上收還成命俾返故廬銜戴天恩生死肉骨以之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奏

右臣昨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御筆洪某除端明殿學士在京宮觀臣具奏辭免今月二十五日恭准詔不允又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仍舊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者臣竊惟端殿之穹崇內祠之優佚經筵史館之清顯望不輕屬恩無妄施親覽政柄以來崔與之之難進易退李壘之博物洽聞皆以耆儒當此殊禮臣實何人病且死矣乃使接迹二賢之後續貂奚益諉鶴是懼祠請屢陳俞音尚闕欲望聖慈憐臣久病不差察臣真情不欺收還上件誤渥特畀在外一祠以

養殘喘以待驅馳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乞將慶典一官改賜父親銀緋申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洪某該遇昨來慶典赦文轉一官
並不曾陳乞轉行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特與
轉行伏念臣脫身淹滯遭世盛明已蒙優恩理還
積年閑廢磨勘官至正郎此來又蒙特旨轉行塵
竊過分莫遑寧處惟是父親誠甘貧無營教忠有
訓春秋今七十有七雖累經恩封見通直郎致仕
服綠纓及十一年該賜章服之日尚遠喜懼交至
人子至情照得紹興中太常博士張九成乞以磨
勘一官與父伸賜五品服朝廷從之某輒援上項
事例欲將慶典轉行一官恩命乞與父親某改賜
銀緋伏望朝廷敷奏特賜從欲用爲就養之榮式
昭錫類之孝渙至申聞者

小貼子

照會某父親某昨以某在責降中不
敢陳乞慶典轉一官恩例欲乞朝廷併賜指揮

